

A WEEK IN WINTER

MAEVE
BINCHY

「爱尔兰」梅芙·宾奇 著
杨凌峰 / 译

奎妮小姐的
石头大屋



A WEEK IN WINTER

MAEVE BINCHY

奎妮小姐的 石头大屋

「爱尔兰」梅芙·宾奇
—— 著
杨凌峰
—— 译

A WEEK IN WINTER BY MAEVE BINCHY
Copyright: ©2012 BY MAEVE BINCHY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HRISTINE GREEN AUTHORS' AGENT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9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All rights reserved.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11-2015-23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奎妮小姐的石头大屋 / (爱尔兰) 梅芙·宾奇著; 杨凌峰译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9.1

(梅芙·宾奇系列)

书名原文: A Week in Winter

ISBN 978-7-5339-5425-3

I. ①奎… II. ①梅… ②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爱尔兰—现代 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34627 号

奎妮小姐的石头大屋

KUINI XIAOJIE DE SHITOU DAWU

作者: [爱尔兰] 梅芙·宾奇

译者: 杨凌峰

责任编辑: 关俊红

文字编辑: 王莎惠

插画设计: 安茂楠

封面设计: 尚燕平

出版发行: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网址: www.zjwycbs.cn

经销: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: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版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 290 千字

印张: 12.625

插页: 5

书号: ISBN 978-7-5339-5425-3

定价: 58.00 元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目 录

小鸡	001
里格尔	033
奥拉	082
温妮	121
约翰	165
亨利与妮柯拉	197
安德斯	232
沃尔夫妇	278
奈尔·郝小姐	301
弗丽达	340

小鸡

雷恩家的农场在石桥这里。家里每个人在农场里都各司其职。男孩子们帮父亲干农活，修补围栏、篱笆，把母牛赶回来挤奶，挖条播沟种土豆。玛丽负责喂小牛。凯瑟琳烤面包。一群鸡则由杰拉尔德照管。

不过，家人们可从未喊过她杰拉尔德。无论是谁，从很久以前能记得的时候起，都把她称作小鸡。一个认真的小姑娘，撒出饲料，给鸡雏们喂食，还有就是每天都去捡新生出的鸡蛋。做这些事的当儿，她总是一边叫着“咕咕咯、咕咕咯”来安抚那些家禽。所有的母鸡、小鸡都有名字去叫它们；每当哪一只被抓去为周日午餐做了牺牲，没有谁会忍心告诉她。他们一直都假装那是市场买来的肉鸡，但小鸡其实一直都心知肚明。

夏季，石桥对孩子们而言，是爱尔兰西部的一处天堂乐园。但夏季太短促了，每年大部分时间，这里都潮湿又荒凉，被孤零零地遗落在大西洋海岸边。虽说如此，这里还是有些值得一提的地方，有洞穴可探秘，有峭壁可攀爬，有鸟巢可搜寻，还有长着硕大弯角的野羊可研究。另外，还有那座石头大屋。那巨大的花园，草木过于茂盛，但小鸡非常喜欢在那里玩耍。拥有石头大屋的三姐妹都被叫作谢狄小姐，她们都是老得很的老小姐了。有时候，她们会让小鸡穿上她们不知哪年哪代的旧衣服，玩一玩穿越时光、回到往日的小游戏。

凯瑟琳走了，去接受培训，要在威尔士一家大医院当护士；然后玛丽在一家保险公司找到了工作；小鸡就只是在一旁看着。这些行当，对小鸡都没有任何的吸引力，但她总得做点什么。要养活雷恩一家人，光靠那块土地是不够的。男孩子当中的两个，已经去了西岸的大城镇，在商行里干活学艺。只剩下布莱恩在家里给父亲当帮手。

小鸡的妈妈总是疲惫不堪的模样，而父亲总是忧心忡忡。当小鸡在针织厂落实了一份工作，他们都松了一口气。小鸡不是在车间操作机器，也不是接了编织活计在家里干，而是在办公室上班。她负责将完工的服装发送给客人，还要做好出货的账目登记。这不是多么风光^①的工作，但这毕竟意味着她可以待在老家，而这正是她想要的。她在这里有相当多的朋友，每年夏季都会爱上一个奥哈拉家的男孩，每次换一个，但每一回都无疾而终。

然后有一天，沃尔特·斯达，一个美国小伙子，转悠着走进了针织厂，想买一件阿伦岛羊毛的毛衣。小鸡接到经理指令，跟此人解释说，这里不做零售，只是生产毛衣给合作商户或者为邮购订单供货。

“哎呀，这么一来，你们就错失一个商机了，”沃尔特·斯达说，“来到这偏僻的地方，遇上风大天冷的日子，人们自然需要一件阿伦毛衣。他们是眼下立刻就需要毛衣，而不是几周之后才要的。”

他长相很英俊。这让她想起了杰克和鲍比，也就是肯尼迪总统两兄弟，他们在少年时代也是这么帅气，同样明亮的笑容和健康整洁的牙齿。沃尔特的皮肤晒成了小麦色，跟石桥这一带的男孩子差异明显。她不愿他就此离开针织厂，而他似乎也不想走。

① 英文原版中将某些词写成斜体，表示强调，故而中文版沿用了这一方式。

小鸡想起有一件现成的存货，是之前拿来拍照用的。也许沃尔特会愿意买那一件——不算全新，但也几乎跟新的一样。

他说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

他邀请她去海滩上散散步，聊聊天。他对她说，这里可算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之一。

难以想象！他都去过了加州和意大利，竟然还认为石桥风景漂亮。

他认为小鸡也很漂亮。他说，她真是可爱，深色鬟发和蓝色大眼睛非常迷人。每一个能相聚的时刻，他们都腻在了一块儿。他本来只打算在本地停留一两天的，但现在发觉行程难以继续了，其他任何地方他都不想去，除非她能跟他一起走。

甩下针织厂的工作，把几样个人物品收拾好，然后告诉父母，她要跟一个刚认识的美国人环游爱尔兰，一路搭车到处跑跑逛逛！对这样的天方夜谭，小鸡只能大笑几声。设想飞到月亮上去，大概都会比这更容易接受一些。

对此设想，她竟这样惶恐。沃尔特倒觉得她的反应令人动容，几乎是惹人怜爱。

“我们只有一次生命，小鸡。别人是没法替我们生活的。自己的生活，我们必须自己来体验。你觉得我的父母乐意我来这样无人知晓的荒僻地方，来享受这美好乐趣吗？不，他们只想让我在乡村俱乐部度假，陪那些富有人家的姑娘打打网球，可是，要知道，这里才是我要来的地方。事情就是这么简单。”

沃尔特·斯达生活在一个无事不简单的世界中。他们彼此相爱，所以，还有什么比鱼水之欢更自然的呢？他们各自都认定对方是自己的正确人选，所以，何必把事情搞得很复杂，去纠结于别人怎么说，怎么

想或怎么做呢？仁慈的上帝当然是懂得爱的。而这里的约翰逊神父，发过誓说绝不恋爱的，则不懂爱。什么愚蠢的书面约定或一纸婚姻证书之类的，小鸡和沃尔特也不需要，不是吗？

精彩炫目的六周之后，沃尔特不得不考虑要返回美国，小鸡此刻已做好准备跟他一起走。这事早已经把雷恩家里闹得鸡犬不宁了，引发过无数的争执和激烈的场面，所有人都满怀忧虑。但沃尔特对此却一无所闻。

现在，小鸡的父亲前所未有地担心，因为邻里乡亲们这下都要咋呼开了，说他家养了个小浪货，而那丫头本不该如此轻浮。

小鸡的母亲看上去前所未有地疲惫和失望，她说，她把小鸡养大，却给全家带来如此的惩罚和祸害，只有耶稣和他那圣处女妈妈才知道，她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。

凯瑟琳说，幸好她手指上已经戴着一枚订婚戒指，否则的话，如果知道了她是来自这样一个名声不好的家庭，没有哪个男人会要她的。

玛丽，就是在保险公司上班的那个，正跟奥哈拉家的一个儿子频频约会。她说，现在她的恋爱史大概没几个日子就要完蛋了，真得多谢谢小鸡！奥哈拉家族是镇上非常有地位的大户人家，对小鸡的这种行为，他们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好听的说法的。

哥哥布莱恩一直埋着头，什么也没说。小鸡问他有什么看法，布莱恩回说他压根儿就没想这件事。他没有时间来想这些。

小鸡的两个朋友，同在针织厂工作的佩姬，还有给谢狄老小姐们当女佣的鲁拉，都说这是她们听过的最令人兴奋、最莽撞仓促的举动，太有勇气了，幸好以前学校组织她去过法国卢尔德旅行，有现成的护照，这岂不是又派上了用场。

沃尔特说,他们将在纽约跟他朋友们住在一起。他打算从法学院辍学,那个专业对他真的并不合适。如果我们有几次生命,嗯,是吧,那个,也许吧,但既然我们此生只有一次机会,那花在学习法律上就很不值。

离家远行的前夜,小鸡试着让父母能理解她的决定。她二十了,还有着未来漫长的人生路要走。尽管让家人失望了,她依旧会爱他们,也希望他们会爱她。

父亲板着脸,表情冷硬。她永远不会在这栋房子里再受到欢迎,她让雷恩家丢了脸,辱没了全家人。

母亲满肚子愤懑,语气尖刻。她说,小鸡非常愚蠢,傻透了。那不会长久的,也不可能长久。那不是爱,而是一时的迷恋,是昏了头。如果这个沃尔特真心爱她,那么就会等着她,给她一个家,让她成为斯达太太,给她一个未来,而不是现在这样乱七八糟地胡来。

雷恩家的气氛凝重至极,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来。

小鸡从姐姐们那里也得不到一点的支持。但她心意已决,坚定不移。她们都不懂得真爱。她不会改变自己的计划。她有护照。她要去美国。

“祝福我吧。”动身的前夜,她恳求家人,但他们都把头扭向了一边。

“不要让我带着这样的记忆走,只记得你们是这么冷漠。”泪水顺着小鸡的脸颊流淌而下。

母亲重重地长叹一口气:“假如我们就只说,‘走吧,去享受你的好日子’,那才是真冷漠。我们现在尽力劝你,是为你好,是要帮你找到自己最好的生活。你这样不是爱,只是一时冲动,一种暂时的迷恋。你不

会得到我们的祝福的。因为没有什么幸福在等着你。我们假装也没用。”

于是，小鸡走了。没有祝福。

在香侬机场，有一群群送机的父母跟孩子挥手道别，这些年轻人正出发去美国开始他们的新生活。没人和小鸡挥手送别，但她和沃尔特都不在乎。前方，他们拥有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人生。

没必要循规蹈矩，没必要为了取悦邻里和亲朋去做所谓正确的事情。

他们将彻底自由——自由，去想去的什么地方工作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

没必要费力去达成别人对你的期望——在小鸡这里，就是嫁给一个有钱的农民；或者是成为一位顶尖的律师，那是沃尔特家里人心中给他规划的社会角色。

布鲁克林区的那几间大公寓房中，沃尔特的朋友们显得挺热情。他们都是年轻人，友好随和，不拘小节。有的在书店工作，有的是在酒吧，还有的是玩音乐的。他们来来去去，变动不居。没有谁对此大惊小怪。这跟石桥老家截然不同。一对男女住了进来，是来自沿海地区的；一个写诗的女孩子则是来自芝加哥的；另外有个墨西哥男生，他在拉丁酒吧弹吉他。

每个人都是优哉游哉，泰然处之，若无其事。小鸡觉得这令人惊奇。没有人对你提出什么要求。他们会用肉、豆子和番茄酱配辣椒做出大锅的菜来当晚餐，做的时候每个人都出力帮忙。没有任何压力，外来的或内在的，都没有。

他们闲聊时会稍稍叹息，感慨各自的家人太保守，对什么事都不理

解,但这不会让他们受到深重困扰,觉得苦恼不堪。很快地,小鸡感觉石桥在她心中稍微有点远去了。不过,她还是每周都给家里写一封信。从一开始,她就想好了,她绝不记仇,绝不主动让怨恨持续下去。

如果一方表现正常,在情在理,那么,另一方迟早也会做出回应,也会恢复常态的。

她也确实收到了几个朋友的回音,从她们那里听到了一些零星的消息。佩姬和鲁拉写来回信,告诉她家乡的生活琐屑,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大变化发生。于是,她借坡下驴,在信中对家人说,知道凯瑟琳和迈克的婚礼已提上计划日程,她为姐姐感到开心;而玛丽跟桑尼·奥哈拉的恋爱已告终结,这事她自然也听说了,但笔下却回避了。

母亲在寄来的小贺卡上简短写了几句,问她是否也确定了结婚的日期,还忧虑她所在的那个教区有没有爱尔兰天主教牧师。

关于她所过的这种公社式生活——这栋拥挤的大公寓楼里住客来来往往,还有人动不动弹弹吉他——她跟家里人绝口不提。他们是永远不会理解的,一丁点的可能性也不存在。

取而代之的是,她在信中提到去看艺术展开幕式和戏剧或电影的首映礼。这些大都是报纸上读到的通告,有时候也是真的,比如他们去看午后场演出,或者是从朋友的朋友——当他们需要有足够多的人坐满剧目预演或影片试映的活动现场时——那里拿到很便宜的票。

沃尔特做着一份工作,是给他父母的几个老朋友名下的图书馆做编目分类。家里希望以此劝说他回头,哪怕不读大学了,也能以某种形式做一点研究活动。他说,其实这工作好像还不太差劲。他们让他一个人清静自在,任何时候都不会来烦他。人生既已惬意如此,夫复何求。

小鸡也清楚了,这种生活无疑就是沃尔特目前想要的一切。于是,她也就不跟他唠叨,问什么时候带她去见他的父母,或者他们何时才能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住处,或者说下一步他们究竟该干些什么。他们在纽约,在一起。那就足够了,不是吗?

从很多方面来看,似乎确实是这样。

小鸡给自己找了个工作,在一间小餐馆打工。上班时间对她来说很合适。她可以早早起床,在公寓里任何人醒来之前就出门。她帮餐馆开门,做自己那一轮班的事情,给客人上早餐。回到公寓时,其他人还赖在床上,在为进入新的一天而挣扎着蓄积意志力。餐馆里早餐剩下来的冷牛奶和硬面包,小鸡都带回来。大家已经习惯于她给他们提供这些给养。

她依旧能听到老家传来的消息,但感觉那里变得越来越遥远和隔膜了。

凯瑟琳和迈克的婚礼已经办过了,最新进展是,她怀孕了。玛丽在跟“极品”交往,那是本地的一个农夫,就在不很久以前,他们还曾笑话他是个愚蠢的老男人。现在,他们的约会是认真的,奔着婚事而去。布莱恩跟奥哈拉家的一个闺女好上了。小鸡全家人认为这是天大的好事,但奥哈拉家那边就远远没这么高兴了。约翰逊神父做了一场布道演讲,说什么每当爱尔兰的离婚法案全民公决被提及时,我们的圣母她老人家就会哀哭一次。教区的有些人对此表达了抗议,说神父做得太过火了。

短短的几个月过去,石桥正变得越来越不真实,完全像另一个世界。

他们在公寓里过着的生活也是如此不真实。有更多的人搬进搬

出,有关于朋友的种种传闻——谁谁跑去希腊或者意大利安顿了,还有谁在芝加哥的酒窖式餐吧中整夜弹奏音乐。在小鸡写回家的信中,现实却完全是一个奇幻世界,是她编造出一幅成功人士的曼哈顿生活风情画,忙碌、热闹而又兴旺。

没有哪个石桥人会来纽约,这也就免除了那种危险——某位乡亲来看望她,或者是揭穿她的谎言和惨淡可怜的欺骗。这里的真相她当然不能告诉家人:沃尔特已经辞掉了图书馆的编目工作。那对老夫妇总是在说,他应该回家度个周末,看看父母,这太烦人了。

去看父母,这个建议,作为一个周末计划,小鸡看不出哪有什么不对头的,但这看似让沃尔特感到不悦甚至恼怒。所以,他放弃那工作时,她只能摆出理解和同情的样子,点点头。为了支付公寓生活的开销,她在那小餐馆里又延长了上班的时间。

这些天,沃尔特显得很反常,坐卧不安,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让他烦躁。他期望她永远是一只愉快、亲热的“小鸡”,照料他的起居。她也确实就是那样。内心里,她却是一只疲惫又焦灼的“小鸡”,但这些情绪,她没有一丝一毫表露在脸上。

一周又一周,她往家里写信,对信中讲述的那个童话也越来越当真。她买了个螺旋线圈的活页本,开始在上面记下她向家人宣称所过的那种生活的细节。她不想在任何微末之处有闪失,以免真相暴露。

也是为了安慰自己,她在信里通报了婚礼的情况。她解释道,她跟沃尔特是登记结婚的,安安静静的,不是那种教堂婚礼。一位方济会牧师在现场为他们祝福。彼时彼地,他们感觉非常好。他们知道,他们相互承诺携手共度人生,双方家庭都支持,会很乐意。小鸡说,沃尔特的父母当时出国还没回来,所以没能出席登记仪式,但所有人都为此而

高兴。

在很大程度上,她倒也做到了,就是宁可相信这些虚构确有其事。比起认定沃尔特正变得日益烦躁,就要去浪迹他乡,相信那些谎言要容易一些,轻松一些。

沃尔特和小鸡在一起的日子要结束了。说结束就结束了。在所有旁观者看来,那是不可避免的。沃尔特温和地告诉她,那些日子很美好,但已经过去了。

现在沃尔特有另一个机会,有一个朋友是开酒吧的,他大概能去那里工作。一处新的环境,一个新的开始,一座新的城市。这个周末他恐怕就要走。

愣了很久很久,小鸡才领会到这一讯息。

一开始,她认为这是在开玩笑,或者,是某种试探、考验。她胸中有一种空荡和不真实的感觉,就像有了一个大洞,而且这洞正变得越来越大。

可是那不能结束。他们有过的那一切都不能这样结束。她苦苦哀求:不管是什么事,如果有做错的地方,她都会改正。

他极度地不耐烦,向她确保说谁都没有错,只是事情自身发展成了这个样子——爱情如花般盛开,又如花般凋零。当然,这令人悲哀,但这类事总是这样的。不过,他们还会是好朋友,以后回顾这段时光,将是温暖美好的记忆。

她没什么可做的了,除非是回家,回到石桥,孤魂野鬼般在荒寂的海岸边散步,而那里,曾是她跟沃尔特一起漫步和坠入爱河的地方。

但小鸡绝对不能回去。

这是她很清楚的一件事，是建基于流沙之上岌岌可危的世界中的一个具体明晰的事实。即使其他人希望她继续住在公寓，她也不能在那里待了。除了楼里认识的这些人，她在外面几乎没有朋友。她的生活无疑是太封闭了，没有什么故事，也没有任何见解可跟朋友去分享。她眼下需要的只是有人来陪陪她。他们不用提任何问题，也不会先入为主，把意见强加给她。

除此之外，小鸡也需要一份工作。

她不能在那小餐馆接着干了。假如能留住她，店里还是挺乐意的。但既然沃尔特离开了，她就不想再在那一带逗留下去。

做什么工作，在她看来都没关系。她真的不介意，只要能谋生，有什么事可以让她先应付一段时间，直到脑袋清醒过来，能把事情理顺。

沃尔特就要走了，小鸡睡不着。

她尽力了，但就是毫无睡意。于是，她就直直地、傻傻地坐在房间的一把椅子上。沃尔特跟她在这里住了五个月，舒心喜悦的五个月——还有那坐卧不宁的三个月。

他说，他在任何一个地方从没连续待过这么久。他说，他并不是有心要伤害她。他是在爱尔兰碰见她的，他希望她能安然地回到故乡。

她只能对他笑笑，可眼中泪水盈盈。

花了四天工夫，她找到了安身和工作的地方。在她上班的小餐馆隔壁的大楼里，有个工人摔了下来，被架进餐馆缓口气。

“我摔得不很重，不需要去医院，”他请求说，“你能不能帮忙给卡西迪太太打电话？她知道该怎么办的。”

“卡西迪太太？那是什么人？”小鸡问道。那个工人有爱尔兰口音，同时还颇为忐忑，担心会丢掉这一日常营生。

“优选食宿是她经营的，”那人说，“她是个好人，她把所有的秘密都藏在心里。这种情况下，就是要联系她。”

他讲的没错。卡西迪太太把事情接过去了。

她是个小个子的妇人，很忙碌，目光敏锐犀利，头发拢到脑后，挽成一个朴素规整的发髻。她属于那种从不浪费任何时间的人。

小鸡看着她，满怀赞赏与钦佩之情。

卡西迪太太安排车子把摔伤的工人拉去了她的民宿。她说，她隔壁的邻居是位护士，如果那人的情况恶化，护士会帮忙把他弄进医院。

第二天，小鸡打了个电话到卡西迪太太的旅店。

她首先问了下那受伤工人的最新情况，然后，便提出求职。

“你为什么想来我这里工作？”卡西迪太太问。

“他们都说你把所有秘密都藏在心里，不会口无遮拦，随处闲聊。”

“我太忙了，没空去八卦。”卡西迪太太间接承认了这一点。

“我可以打扫卫生。我身体很好，干多久也不会累的。”

“你多大？”卡西迪太太问。

“明天就二十一岁了。”

这么多年来，卡西迪太太只是注意观察人们，但很少说什么，这种习惯让她在做决定时能够非常果断。

“生日快乐，”她说，“拿好东西，今天就搬过来吧。”

收拾那些个人物品根本不用多长时间。只不过是把一个小袋子从那座庞然大物般的、东西随处乱放的公寓楼中提出来就行。作为沃尔特·斯达的女人，她在那里跟一群永不安分、生活摇摆不定的年轻人共

度了几个月的开心时光,然后,那就仿佛是一个欢乐的马戏团,去下一处赶场了,把她独自留在了城中。

于是,小鸡的新生活开始了。她住在民宿顶部阁楼里的小卧室里,有点像修道院苦行用的,每天早上起来擦拭铜器,拖地,清理楼梯,帮着上早餐。

卡西迪太太有八位房客,全都是爱尔兰人。他们不是那种早餐只吃谷物片和水果就能打发的人,都是些在建筑工地或者地铁工段上干活的劳工,需要吃下大份的培根和鸡蛋来提供能量,一直撑到午饭时间。午餐是火腿三明治,也是小鸡给他们做好,包在油纸里,在他们离开民宿去上班前交给他们的。

然后,小鸡还有床铺要整理,窗子要擦,客厅要打扫,还要跟卡西迪太太出门去采购。她学会了怎样让便宜的肉块做出来更美味——用调味卤汁腌制。她懂得如何让哪怕是最简单的餐食也看上去温暖怡人,有欢快的气息。桌上总是会放着一瓶花,或是装在罐中的绿植。

给房客上晚餐时,卡西迪太太总是穿戴得漂亮得体。不知怎的,那些工人们也会如法效仿。在桌边坐下就餐之前,他们都先洗了澡,换上了干净衬衣。如果你自己表现出良好风度,并预期别人投桃报李,那你通常也能在别人身上看到希望中的回馈。

小鸡一直称她为卡西迪太太。她不知道她的名字,不了解她的人生故事。卡西迪太太经历过什么,甚至是否有卡西迪先生这样一个人,这些小鸡都一无所知。

相对应的是,卡西迪太太也没问过小鸡任何个人问题。

这种关系让人感到很松弛、很安逸。

卡西迪太太强调说,要给小鸡搞到绿卡,这很重要,然后她就能登